

AGATHA CHRISTI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 复仇女神

李辛觉 / 顾志良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复 仇 女 神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李辛觉 顾志良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 复仇女神

NEMESIS

Copyright (c) Agatha Christie Ltd 1971

---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李辛觉 顾志良  
责任编辑：李佩衡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94 千字  
印 张：9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477-5/1·988  
定 价：19.50 元

---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达夫妮·霍尼伯恩

——阿加莎·克里斯蒂

## 目 录

- 一 序 幕 ..... (1)
- 二 暗号——复仇女神 ..... (14)
- 三 马普尔小姐采取行动 ..... (28)
- 四 埃丝特·沃尔特斯 ..... (39)
- 五 来自远方的指示 ..... (52)
- 六 爱 情 ..... (68)
- 七 一项邀请 ..... (75)
- 八 三 姊 妹 ..... (81)
- 九 篇 蓄 ..... (91)
- 十 “啊！晴朗的日子，  
令人迷惑的日子！” ..... (99)
- 十一 灾 祸 ..... (114)
- 十二 一次密谈 ..... (129)
- 十三 红黑格子花 ..... (145)
- 十四 布罗德里伯先生的惊奇 ..... (160)
- 十五 维 里 蒂 ..... (165)
- 十六 验 尸 ..... (173)
- 十七 马普尔小姐的走访 ..... (188)
- 十八 布拉巴宗副主教 ..... (201)

- 
- 十九 频道别…………… (217)
- 二十 马普尔小姐有了主意…………… (228)
- 二十一 时钟敲了三下…………… (244)
- 二十二 马普尔小姐的解释…………… (256)
- 二十三 尾 声…………… (273)

## 一 序 幕

每天下午，简·马普尔小姐的习惯是翻看一下她的第二份报纸。早晨她能在家收到两份报纸，如果第一份能及时送到，她就在吃早茶的时候看。但送报的孩子可没有什么时间观念，而且经常的情况是：不是来一个新手，就是来一个打替的。这些送报的又各自有他的多样地理路线，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从单调中求些变化吧。但是对于那些经常很早就看报的人，那些想在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者其它的交通工具去上班之前就能抢先知道一些更富于刺激性的新闻的人，报纸来晚了，那会是使他们很烦恼的：虽然那些宁静地住在圣玛丽米德的中年和老年妇女却总喜欢把她们的报放在进早餐的桌上看。

今天，马普尔小姐全神贯注地读着日报的第一版，还有几则别的消息。这份报纸曾被她玩笑地叫做“千奇百怪”。这

就带点儿讽刺意味地暗示了这么一个事实：她的这份《新闻日报》因为换过一次报社老板，有些事使她和她的一些朋友都看不惯。比方说，添了些有关男人衣著、女人服饰、妇女心悸、儿童运动等方面的文章，还有妇女来的诉苦信。他们为了把这些东西排上去，竟不惜挤掉了除头版以外的任何真实新闻，或者是把这些新闻排在很难发现的角落里。马普尔小姐是守旧的人，她认为报纸总归是报纸，它告诉你的应该是新闻。

下午，她用过午餐，并在一把为了她的背部风湿而特别购置的竖式靠椅上睡了二十分钟的午觉。她打开《泰晤士报》，这份报纸是供她更安闲的时候细读的。《泰晤士报》已是今非昔比了，恼人的是，你几乎再也找不到报上有什么可看的。过去你只消从头版看下去，很容易地就能越过那些不想看的，找到会使你感兴趣的文章的标题。可是这样经过时间考验的编排方式，现在却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干扰。有两版突然让给了在卡普里的旅行见闻，还附有插图；体育消息出现在比以前显眼得多的地方；登载的宫廷新闻和讣告比例行公事还要详细一点。有一段时期，在《泰晤士报》上占了显眼地位的有关出生、结婚等琐碎消息曾特别吸引马普尔小姐的注意；可是近来，马普尔小姐注意到这类消息几乎一直出现在末版上。

马普尔小姐首先注意到的是头版重要新闻。但她也不多看，因为和她早上看过了的差不多，只不过笔调略微雅一点。她把眼光落在目录上：记事、评论、科学、体育；接着她按照惯例把报纸翻个面，很快地浏览了出生、结婚和死亡等



栏；之后，她打算再翻到通讯栏，在这一栏里她几乎总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新闻。再要翻到的就是宫廷公报了，在这一页上还能找到当天的拍卖行的消息。而且，总会有一则简短的科学论文登在那里，但她并不想去看那个，那对她几乎毫无意义。

按照往常的习惯翻阅过那些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消息之后，马普尔小姐又习惯地想了想：“死亡的确是可悲的，但是人们现在也只好关心这事！”

人们都养孩子，但是有了孩子的人的名字却不见得会被马普尔小姐知道。如果有一栏谈到孩子，并给添个说明，例如谁的孙儿之类，那就多少会有点愉快的机会认得出是谁。她可能这样想过：“真的，玛丽·普伦加斯特有了第三个孙女了！”当然，这样想也可能是想远了一点。

婚事一栏，她只稍微看了一眼，因为她的老朋友的儿女们大都在几年前就结婚了。她比较认真地注意死亡这一栏，她看了个够，生怕漏掉了一个名字。阿洛韦，古帕斯特罗，阿登，巴顿，贝德肖，伯爵威瑟（啊呀，这是一个德国姓名，他过去似乎是在里兹呆过）。卡帕唐，卡品特，克莱格。克莱格？就是现在她所认识的那些克莱格中的一位吗？不，看来好像不是。珍妮特·克莱格，约克郡人。麦克唐纳，麦肯齐，尼科尔森。尼科尔森？不，当然也不是她所认识的那个尼科尔森。奥格，奥默罗德——她想，那一定是她的什么姨或什么姑。嗯，也许是。琳达·奥默罗达，不，她不认识她。夸特里尔？天哪，那一定是伊丽莎白·夸特里尔，八十五岁。哎呀，真的！她记起来了，伊丽莎白·夸特里尔几年前就死了。她一

直是那么虚弱，谁能料到她活这么长！几根老骨头居然撑了这么久。雷斯，拉德利，拉菲尔。拉菲尔？她回忆起了什么，这名字好熟悉。拉菲尔，贝尔福德公园、梅德斯通，贝尔福德公园、梅德斯通。不，她想不起来那个地址了。花圈敬辞：贾森·拉菲尔。啊，对了，这是个少见的姓，她觉得她在什么地方听说过的。罗斯—帕金森，现在那会是……不，不会的。赖兰？埃米莉·赖兰，不，不，她从来就不认识一个被她的丈夫和孩子们深深爱着的埃米莉·赖兰。嗯，很美呐还是很悲呐？这就随你怎么看好了。

马普尔小姐放下报纸，懒懒地望了一下纵横字谜，心里却奇怪她怎么对拉菲尔这个名字那么熟悉。

“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的。”马普尔小姐说。长期的经验告诉她人老了该怎么回忆。“我相信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的。”

她朝着窗外的花园瞥一眼，赶紧收回目光，并试图把花园的印象从她心里排除。花园是她快乐的源泉，也是她多年来辛苦工作过的地方。可是现在，由于医生的大惊小怪，她在花园的工作却被禁止了。她曾经想反抗这个禁令，但是最终她想最好还是照医生的话做。她把椅子安放到一个不那么容易看到窗外的地方，除非她决意想看点什么非看不到的东西。她一边叹息，一边取出盛编织物的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件破得不能再穿了的儿童羊毛开胸衫。这件开胸衫前后都破了，现在她还得分补袖子。袖子总是容易破的，她拿的这件两只袖子差不多都很破了，不过总是件漂亮的粉红色毛衣。现在等一下，它适合用在什么地方？啊，对了，它适合用在我刚刚读到的报纸的名字上面。粉红色毛衣，蓝色的

海洋，加勒比海，沙滩，阳光，她自己的编织物和……怎么，当然，拉菲尔先生。那次到加勒比的旅行，圣·霍诺拉岛，侄子雷蒙德对她的款待。她记得她的内侄雷蒙德的妻子琼说过：“别把你自己搅进任何谋杀案里头去，简姑，那对你是有害的。”

嗯，她也从没有想过把自己搅进去，但是，谋杀事件却恰恰发生了，事情就是如此。仅仅是因为有一位嵌了一只假眼的中年陆军少校一定要讲几个又冗长又使人腻烦的故事给她听。可怜的少校，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她已经忘记了。拉菲尔先生和他的秘书，太太——沃尔特斯太太，对了，埃丝特·沃尔特斯；和他的按摩护士杰克逊。都记起来了，嗯，是的，可怜的拉菲尔先生，他就这样死了。他也不是不知道他就要死，他还跟她讲过。看来他活得比医生预料的要长。他是一个个性强而又执拗的人，但他却很富有。

马普尔小姐一面想，一面打毛线，但不免心不在焉。她在想着刚死了不久的拉菲尔先生以及有关他的一切，他也确是一个不容易使人忘记的人。她能够把他的容貌很清晰地想象出来：是的，他个性鲜明，性格执拗，脾气暴躁，有时粗暴得惊人。不过没有人埋怨他这一点，她也记得，人们不嫌他粗暴是因为他有钱。是的。他曾经非常富有，他有随身秘书、随身听差、一个很够格的按摩护士。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没有人照料他，他就起不了床。

马普尔小姐想，那个随身护士的性格，也颇有些令人难解之处。拉菲尔先生有时对他非常粗暴，他似乎从不介意，当然，原因仍然是拉菲尔先生有钱。

“他这样的薪水，除了我，别人连一半都不会给。”拉菲尔先生说，“他也知道这一点，不过他对他的工作很尽职。”

马普尔小姐记不清一直侍候拉菲尔先生的是杰克逊，还是约翰逊？他侍候拉菲尔先生起码有一年吧？一年零三四个月，她想大概没有这么久。拉菲尔先生喜新厌旧，他要是厌恶了谁，就会厌恶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相貌、他的声音……

马普尔小姐懂得这点，有时她也会这样。看看她自己的那个伴侣，那个逗人喜欢的、殷勤的、但讲起话来轻柔低沉得使人发疯的女人。

马普尔小姐说：“啊，变得好多了，自从……”啊，天哪，现在她已经把她的名字忘记了。毕晓普小姐？不，不是毕晓普小姐，当然不是。她怎么会想到毕晓普这个名字呢？啊，天哪，真太困难了。

她的思路又回到拉菲尔先生身上，又想到……不，那不是约翰逊，他曾经叫杰克逊，阿瑟·杰克逊。

“啊，天哪，”马普尔小姐又说，“我总是把所有的名字都弄错了。当然，我刚才想到的是奈特小姐，不是毕晓普小姐。我怎么会把她的名字错成了毕晓普小姐呢？答案找到了，我想到象棋上面去了，一个马，一个士，就是这么个联想法<sup>①</sup>。”

---

① 在英语中，奈特——Knight 的另一个意思是指国际象棋中的马；毕晓普——Bishop 是指象棋中的士；卡斯尔——Castle 是指象棋中的车，鲁克——Rook 也指车，但它同时还有“敲诈”的意思。——译注。

“我推测，下次我再想她的时候也许会称她为卡斯尔小姐或者鲁克小姐的，虽然事实上她不是属于敲诈别人的那类人，的确不是。那么拉菲尔先生的那位逗人喜欢的秘书叫什么名字呢？啊，对了，她叫埃丝特·沃尔特斯，准没错。我想知道埃丝特·沃尔特斯的一点近况，她继承过一笔财产吧？也许是现在才继承的。”

她记得拉菲尔先生告诉过她一些情况，或者她曾经……啊，天哪，你越是想把事情回忆得准确就越是糊涂。埃丝特·沃尔特斯，加勒比的事务使她伤透了脑筋，但是她会忘掉它的。她是一个寡妇，可不是？马普尔小姐希望埃丝特·沃尔特斯再跟一位温柔、善良、可靠的男人结婚。那似乎有些不可能，她想，埃丝特·沃尔特斯天性喜欢跟坏男人结婚。

马普尔小姐又回想到拉菲尔先生。花圈敬辞，已经说过了。她自己原也不曾想过要送花圈给拉菲尔先生，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够把英国所有的花房都买下来。至少可以这样说，他们不够那样的交情，他们不是什么朋友，也并不曾亲密过。他们曾经是……该用一个什么词呢？同伴，对了，他们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在一起，令人兴奋的一段时间，他也不错是一个好同伴。她知道这点，在加勒比时，当她穿过漆黑、炎热的夜晚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她就知道这点。对了，她记起来了，她一直穿着那件粉红色毛衣。那时她年轻，他们是怎么叫这类东西呢？——迷人的东西。她常把那条粉红色的羊毛围巾围在头上，他一直瞅着她笑，后来她开了口——她在回忆中微笑了——她用了一个词使他大笑起来，但是

他最后终于不笑了。不，他按照她的要求做了，所以……“啊！”马普尔小姐叹息着。她得承认，那一切都是使人兴奋的。她从来没有把这事告诉过她的侄儿或者亲爱的琼，因为毕竟是他们嘱咐过她不要说的，不是吗？马普尔小姐点了点头，接着喃喃自语：“可怜的拉菲尔先生，我希望他没有……受罪。”

大概没有，大概他被以重金请来的医生用镇静药镇住了，一直到最后都很安静。他在加勒比的那几个星期可够受的，他几乎一直在痛苦中。真是一个勇敢的人。

一个勇敢的人。他死了，她很遗憾，因为她认为他虽然年老多病，世界上少了他却也就缺了什么东西似的。她不知道对于日常事务他是个什么态度，可能是无情、粗暴、有魄力、爱压制人，他是一个好挑衅者。但是……但他是一个好朋友，她认为。他也具有某种很深沉的仁爱气质，这些气质他一向十分谨慎地避免在外表显露出来。这是一个她所赞赏和尊敬的人。嗯，她很可惜他已经不在了，她希望他不曾有过多度的不安，她也希望他死得宁静。现在他无疑已经被烧成了灰，骨灰放进了一个用美观的大理石砌的大地窖里面。她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结过婚，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妻子，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孩子。难道他是一个单身汉？或者他的生活太丰富以至不感觉到孤独？她这样想着。

那个下午她在那儿坐了很久，一直想着有关拉菲尔先生的一切。她从来没有想过她回到英国后，还能再看到他，事实上也没有看到过他。但奇怪的是，她又觉得无时无刻都在和他接触。如果他能感觉到因过去他们之间的一段生活

而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联系，或是因为什么别的而产生的，因而走近了她；或者是向她建议再见一次面……

“真的，”马普尔小姐说，她被自己的想法惊呆了，“在我们之间不可能是冷酷的关系吧？”难道她，简·马普尔，曾经是……无情的人吗？“你知道吗？”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你知道，我相信我自己是可以变得无情的……”

门开了，伸进来了一个黑色、鬃发的脑袋，那是彻里，她是毕晓普小姐的……哦，奈特小姐的受欢迎的继承人。

“您说什么？”彻里问。

“我在跟自己说话。”马普尔小姐说，“我正想知道我这个人是否会变得很冷酷。”

“什么，您？”彻里说，“从来不！您善良极了。”

“善良和冷酷并没有什么不同！”马普尔小姐说，“我相信，假使有正当的理由，我也会是无情的。”

“什么才是您说的正当的理由呢？”

“在正义面前。”马普尔小姐说。

“我必须说，对于小加里·霍普金斯，您已显示了您的正义感。”彻里说，“那天他虐待猫儿被您抓住了。我从来没见过您对别的人也那样气愤过！您把他吓呆了，他决不会忘记那件事的。”

“我希望他再也没有虐待过猫儿了。”

“嗯，他相信如果他做了的话，您也再不会像那样了。”彻里说，“事实上，我也没把握说，因为我还没见过别的孩子那样怕过您。看到您拿着您的毛线，以及用毛线编织的一些

小玩意，任何人都会认为您一定温柔得像一头羊羔。但是到时候我会说，如果您被激怒了，您就会像一头狮子一样。”

马普尔小姐看来有点疑虑，她不十分明白她在彻里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她是否曾经……她默默沉思，想着过去各个不同时期的情况——她曾经极暴躁地对待过毕晓普小姐……奈特。（真的，用这种方法她肯定不会忘记姓名。）但是她的焦躁多少显示出一些讽刺意味。狮子大概不用讽刺，对狮子也用不着讽刺，它跳跃，它咆哮，它用它的爪子，它大嘴大嘴地嚼着它所捕捉的动物。“真的。”马普尔小姐说，“我认为我的行为并不像狮子。”

那天傍晚，马普尔小姐沿着花园散步，心里又升起了一阵经常有的烦恼，可能是金鱼草又勾起了她的回忆。真的，她一再地告诉老乔治她只要硫磺色的金鱼草，不是园丁所喜爱的那种难看的、略带紫色的。“硫磺色的！”马普尔小姐大声说。

在她的房屋门口的小路那边是一道栅栏。这时，栅栏外面有一个人回过头来问：“对不起，您在说什么？”

“我在自言自语。”马普尔小姐一边回答，一边转过身向栅栏外面望过去。

住在圣玛丽米德的人，多半她都认识，即使不很熟悉也面熟。但是这一个人她却不认识。她是一个矮胖的女人，穿着一条很旧但却结实的苏格兰呢裙子，一双质地优良的乡村便鞋，一件翡翠色的绒线衫和一条手工编织的羊毛围巾。

“我恐怕一个人到了我这个年纪都会这样。”马普尔小姐添了一句。



“您这儿有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那一位女人说。

“现在归我自己照管，”马普尔小姐说，“就不怎么漂亮了……”

“哦，我知道了，我明白您刚才的想法。我猜想您也有那样的老花匠——我记得许多他们的名字，大多数都很粗俗——一些老家伙。他们说，他们懂得各种园艺。其实他们是有些懂，有时却什么也不懂的。他们来了，茶喝得多，却只能干一点轻微的除草的活。他们之中有些人很和蔼，但仍然会使人生气。”她又说，“我本人就是一个热心的园丁。”

“您住在此地吗？”马普尔小姐颇有兴致地问道。

“嗯，我和一个叫黑斯廷斯的太太住在一起。我听她谈到过您，您不是马普尔小姐吗？”

“哦，是的。”

“我来这儿是作一名陪伴园丁的。顺便说一句，我的名字叫巴特利特，巴特利特小姐。那里要做的事儿不多，”巴特利特小姐说，“她正一心迷在什么寄生植物上面，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事儿可做。”讲到这里，她张开了嘴，露出了牙齿。“当然，我也得做一点杂事，比方说去商店买东西什么的。不管怎样，如果您随时想要我来，我就能为您效劳一两小时。我敢说，我会比您现在能找到的任何花匠要好。”

“那太好了，”马普尔小姐说，“我最喜欢花，不大关心草木。”

“我替黑斯廷斯太太培植草木，单调，可是非做不可。好了，我要走了。”她的眼光把马普尔小姐从头打量到脚，好像要记住她似的，然后爽快地点了一下头，慢慢地走了。